

电视连续剧《颜真卿》同名小说

顏真卿



阮增宝 / 王景芬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电视连续剧《颜真卿》同名小说

真卿

阮增宝 / 王景芬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颜真卿 / 阮增宝, 王景芬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059-6764-9

I. ①颜… II. ①阮…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9950 号

书 名	颜真卿
作 者	阮增宝 王景芬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劲松
责任校对	潘传兵
责任印制	陈 晨
印 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4.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59-6764-9
定 价	5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公去于今千余载 忠精赫赫雷行天

颜真卿，这个响彻了中国历史和书坛千年不衰的伟大名字，今天终于以平面和立体的丰满形象双双矗立于当世，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将这部比之同名电视剧的内容更为丰富，描写更为细腻，情节更为摄人心魄的长篇小说献给钦敬和崇仰颜真卿并引为楷模的广大读者，以纪念这位离开我们整整 1300 年（709 - 2009）的民族英雄、爱国忠烈和书法巨匠！

在我们创作之初，颜真卿仅是个隐身于浩瀚史书中的粗糙形象，斑驳的眉眼，简单的轮廓，就像一株只有粗硕主干和稀疏枝桠的参天古树。幸运的是有《东方画赞》和《中兴颂》等碑刻尚在，还有《争座位》与《祭侄稿》等帖本珍存于世，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寻觅颜真卿的思想感情与性格特征的重要线索与筋脉，得以使我们循着它隔着千年时空摸到了远在盛、中、晚唐的颜鲁公之所以伟大不朽的根系与源头！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及林林总总有关史册书籍的参考，经过我们融会贯通、揣摩思考、绞尽脑汁、精心编织，给这棵参天古树增添上了繁茂鲜活的枝枝叶叶，于是一个立体、多侧面、有呼吸、有心跳的颜真卿终于凸现于书林之中与荧屏之上！

创作的结果是幸福的，而过程却是无比艰辛的。想当年，我们初出茅庐，既无专业学历，又无实践经验，仅凭着一股对影视艺术与文学的崇尚、新奇与喜爱，便斗胆踏进了这座神圣的殿堂，现在想起来着实有点自命不凡之感！不过，老子《道德经》上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扪心而思，若无当年这点自不量力之胆，焉

何谈得上今日这部电视剧与小说的问世？我们的这部电视剧经历了八集、十集、十二集、二十一集到最后三十集的无数次修改补充，还经历了影视制作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几次上马下马。庆幸的是，我们都没有丝毫放弃！坦白的说，这不仅仅完全是出于对影视艺术与文学的执著与酷爱，剖白心迹，潜藏心底的毅力源泉其实是对颜真卿这位民族英雄、爱国功臣及书法大师的由衷崇敬与钦佩，是对人生与社会真善美的强烈追求与热切向往！

颜真卿其人其事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不用我们饶舌，早在李唐之后的赵宋王朝便已被他的崇拜者——一代豪杰文天祥以诗言尽：

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河以北无坚城。
君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城盟。
贼闻失色引军退，不敢长驱窥帝京。
明皇西狩灵武立，中兴遂起勤王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贼牵制公威灵。
哀哉常山舌可裂，公归朝廷气不折。
崎岖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仗忠节。
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杀公？奸相卢杞欺日月。
乱臣贼子归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
公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我们稍加赘言的是：颜真卿的秉性是简单的，颜真卿的人生是复杂的，《颜真卿》的出世是坎坷的，《颜真卿》的意义是多重的。一部《颜真卿》道出了反分裂、反腐败、爱国爱民、人书俱佳、为官重操守、为人重品行以及倡导忠孝节义的民族传统道德等多重主题，不仅有长远的历史意义，更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在创作《颜真卿》的过程中深有体会的。通过创作这部电视剧与小说，我们感受到颜真卿最为可贵的一点，便是他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始终不弃不离，不懈不怠。一个社会的前进是要有目标的，一个人的生存是要有信念的，我们对影视艺术和文学的追求与发展也会永远继续下去的！

平地起高楼是众人努力的结晶。在此我们要感谢很多同路人：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华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颜世谦先生和

原北空参谋长颜世忠将军,他们弟兄二人是颜真卿公的嫡亲后裔。一位是投资《颜》剧的始作俑者并以自己呕心经营的产业做强大的资金后盾;一位善于组织规划,运筹帷幄,把握大局,颇有将军气度;其次要感谢的是总政话剧团的宫晓东总导演,他以高超的艺术指导、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军人的责任心,率领导演郭大群等一千各路专业精英把《颜》剧顺利推上神圣的影视艺术殿堂!同时特别要感谢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先生,是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塑造了一个形神兼备、有血有肉、人书俱佳和感人肺腑的颜真卿,俨如鲁公再生!他们不仅为海内外颜氏宗亲,也为全世界华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名垂千秋的大好事!另外,还要感谢的是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余琳和陈嘉苓两位老师,她们曾经为《颜》剧的筹拍做出过非常可贵的无私奉献!最后我们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的领导奚跃华先生及责任编辑周劲松先生与我们共识一致,鼎力而为,以最精美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推出这部小说,为海内外各阶层的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枝激荡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独特奇葩!

虽敝帚自珍,却腋揣忐忑,若书中有不当之处,盼有识之士不吝教正。

作 者

2009年岁末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自序	公去于今千余载 忠精赫赫雷行天	1
第一章	武皇后仇生报复心 颜勤礼舌书立遗训	1
第二章	颜真定断指诫兄弟 未亡人痛产遗腹婴	17
第三章	颜公子惊悉道姑苦 韦小姐偶避意中人	36
第四章	痴情女泣血盟婚誓 忠义郎铭志独行僧	57
第五章	颜真卿相惜遇知己 翁与婿巧布瞒天计	73
第六章	兜头水浇灭蹕天火 忤逆子忍做孝顺儿	89
第七章	狂刘古不敌恶世情 癫张旭终识好学生	107
第八章	同窗友锥心向天问 骈足情痛彻济世身	129
第九章	孝顺儿誓死忠在先 老娘亲以血饯清臣	147
第十章	颜御史初试牛犊勇 暗中人各怀鬼蜮胎	165
第十一章	杨县令足失虎头砚 颜钦差手刃巨尾狸	182
第十二章	风雨骤见出英雄胆 鹿羊峙角斗宫墙苑	198
第十三章	杨宰相箭射双雕梦 颜太守计走平原城	216
第十四章	父母官顺赢众民意	

	偷天魔难获一己功·····	235
第十五章	义李平逃出幽州狱 情如玉慧眼定终身·····	249
第十六章	颜真卿密奏含元殿 辅冒林栽入胡姬胸·····	268
第十七章	贼平冽暗访平原地 颜杲卿勇往虎山行·····	283
第十八章	渔阳鼓急摧唐社稷 平原勇欲断忠魂头·····	303
第十九章	乾坤乱颠倒夜与昼 天地昏草菅忠和奸·····	316
第二十章	虎狼蹄踏碎美色玉 断肠女笃定遁世衷·····	331
第二十一章	兄弟情夺下土门隘 父子爱义救平卢危·····	347
第二十二章	嫉妒火烧尽廉耻心 兄侄恨血溅东都市·····	365
第二十三章	招讨使忍怨识大体 国舅爷丧国保家私·····	382
第二十四章	山河破痛别平原郡 魍魉影种下毒祸根·····	397
第二十五章	颜尚书力挺中兴颂 李总管尽毁治世纲·····	414
第二十六章	悼兄侄祭情动天地 谢同僚白发返长安·····	430
第二十七章	孰难忍怒起争座位 恶至极浪跳曲江楼·····	453
第二十八章	阴霾雨欲灭地下火 鸡血石唤回真性情·····	475
第二十九章	丑卢杞借刀除肘患 美清臣以身鉴忠奸·····	500
第三十章	如椽笔落下悲歌起 文忠魂融入华夏风·····	523

鞘。

旁边的颜勤礼倒是一怔。

来俊臣略显惶然：“你打算干什么？”

颜真定铿锵有力道：“我要你放人！”

来俊臣狞笑着：“怎么，你想学绿林响马劫法场吗？”

颜真定无比坚定地回应：“我要救我无辜获罪的一家人！”

来俊臣恼羞成怒：“颜真定！你不要倚仗武皇后对你的垂青就胆大包天！”

颜真定霍地拔出宝剑：“我颜真定是个从不媚上凌下、仗势欺人的女君子，你不要逼我大开杀戒！”

来俊臣发出一串瘆人的冷笑：“好一个舍身救亲的大孝女，你可别忘了当今的武皇后不似以往，只怕你救不了全家连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

一旁的颜勤礼浑身一震。

颜真定已摆开拼杀的架势：“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废话少说，不要命的就上来吧！”

来俊臣凶狠地挥手：“来人！”众羽林军拔剑围上，血拼一触即发。

此时只见颜勤礼急切地大喝一声：“都给我住手！”

对峙的双方均怔住。

颜真定不情愿的急声喊：“爷爷！”

颜勤礼暗示道：“真定，我的好孙女！听爷爷的话放下你的宝剑！”

颜真定执拗地：“不！我不能放下，我若放下，我们颜家就全完了！……”

颜勤礼意味深长地望着孙女：“完不了，有你就完不了！”

颜真定顿时茫然，她不解爷爷话里的真意。

颜勤礼语重心长地一字一句道：“你还年轻，要知道我们颜家不能绝世，要留下根哪！听爷爷的话，放下宝剑！”

颜真定似乎悟出，颤抖地慢慢收起宝剑，挥泪道：“真定听爷爷的！”

来俊臣重新得意起来：“老家伙，算你学聪明了，带走！”

颜勤礼：“慢！老夫要给我的儿孙留下了一句传家的话。”

来俊臣嗤声：“你一个谋反罪臣还敢提这提那？不行！”

颜勤礼坚决道：“不允的话，老夫就撞死在这里！”

来俊臣想了想，冷笑一声：“也好，听说你书法不错，老子也见识见识！”

书房内的书案前白纸已铺就，毛笔已从笔架取下放在一旁。颜真定含泪研墨，颜家人均围在案边。

颜真定喝道：“给我爷爷松绑！”

来俊臣阴阳怪气道：“对不起，大唐律法规定：罪犯须到大堂之上才能松绑。颜勤礼，你有本事就写，没本事那就怪不得本官了！”

颜勤礼蔑视道：“真是小人得志！孩子，不怕，爷爷不用手照样能写！”

颜勤礼怒而俯身欲咬案上的笔杆，笔杆却滚落地上。颜真定刚要去捡，却被来俊臣一脚碾碎。颜真定大骂来俊臣无耻，来俊臣竟幸灾乐祸地大笑不止。望着笑歪了嘴的来俊臣，颜勤礼突然将舌头饱蘸墨汁，埋下头在纸上艰难写下歪歪斜斜的四个大字：“治学勿仕”，最后署上：颜勤礼舌书。

来俊臣惊呆住。颜家众人围住颜勤礼大哭不止。

颜勤礼抬起头望着惟贞和元孙悲声地：“我的两个好孙孙！你们的爷爷、爹爹和叔父今夜一去恐成永别，这四个字就算是爷爷留给我颜家后辈的遗训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它！真定，你是他们的姐姐，也是爷爷最信赖、最引以为骄傲的长孙女，从今往后恪守遗训、严饬家规就靠你了，你能让爷爷在九泉之下瞑目吗？”

颜真定含泪跪下：“爷爷，孙女敢以性命向您老人家保证：此生此世绝不会辜负爷爷的临别重托！”

颜勤礼大恸：“如此，我颜勤礼上路便无憾了！”

来俊臣似乎醒过神来：“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儿拜祖托孤呢，我让你们托孤！我让你们托孤！”这个恶棍上前抓起条幅撕个粉碎，抛在地上……

颜真定怒骂道：“你这条仗势欺人的恶狗！告诉你：这遗训已经记在我颜真定的心里，只要我颜真定不死，就谁也撕不碎！……”

颜勤礼大喝：“说得好！”

来俊臣挥手：“带走！”

颜家老小欲追院外出，却被羽林军关在门内。颜勤礼和颜昭甫、颜敬仲被羽林军推上马车，急驶而去……

院里的颜真定将耳朵贴到紧闭的大门上谛听，待确信无人后，用两臂聚拢家人，压低声音急道：“奶奶、娘，礼部侍郎贺知章大人冒险告诉我，按大唐律法，不仅爷爷和我爹爹、叔父会按谋反罪处死，我们全家还要被流放三千里，永不生还……”

柳氏大惊：“什么？……流放三千里，永不生还！好狠心的武皇后，她这是要斩草除根呀……”

昭甫夫人绝望极了：“难道我们颜家……完了……”

颜真定咬牙道：“不能完！咱们说什么也要逃走！”

昭甫夫人：“逃走，往哪儿逃呢？”

柳氏悲哀地摇头：“我们是死囚的家眷，哪里逃得出武皇后的手心？”

颜真定闻听此话，不由仰起头：“不错，是武皇娘娘在千人万人中选用了我，对我垂青有加。如果您对朝政秉以公正之心，对臣民施以仁德之慈，我颜真定可以大义灭亲，决不手软。可是……”说到这里她犹豫了。

武则天敏感地追问：“可是什么？”

颜真定鼓足勇气：“可是您为了报旧日私仇，不惜大开杀戒，甚至赶尽杀绝……武皇娘娘，您不想想，您即使杀了我们一家八口，难道就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吗？”

武则天火起：“放肆！颜勤礼冒犯了我武皇娘娘的天威，我要杀一儆百！”

颜真定心一横，大胆道：“您杀一儆百得到的不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天威，而是满堂口蜜腹剑的虚情假意！”

武则天恼羞成怒：“好啊，你小小年纪竟敢讥讽于我，来人，给我绑了斩首！”

二侍卫应声而出，上前扭住颜真定。颜真定凛然不屈，竟毫不反抗。

看到此处，武则天突然道：“慢，念你以往恪尽职守跟我一场，又是女中丈夫。你要是下跪，好言求我饶你一命，我会放你一马！”

颜真定悲愤痛道：“一家三代死的死，逐的逐，我一人活着又有何用？既然武皇后尚念旧情，我恳求武皇后赐我一家不死，不被放逐。否则，留下我，就是留下了又一个颜勤礼！”

武则天怒火贲张，在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之后，面色冷峻，一字一句道：“看来我要征服天下人，就要先征服你这个小女子！好，你自比颜勤礼，我成全了你。把那柄剑还给她，我倒要看看一个二八花龄的小丫头怎么样为父殉身！”

侍卫将宝剑扔给颜真定。颜真定接过宝剑看看锋利的刃口，毫不犹豫地挥剑向自己的脖颈狠狠抹去……

武皇后断然大喝：“住手！”

二侍卫急冲上去将颜真定手中的宝剑拼命夺下。颜真定颈上已是血流如注，但她却仍然面不改色。

武皇后心中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暗暗道：“好一个宁死不屈的颜门女杰！”

颜真定还是被武皇后赦免了！但是真定女史并不感激武皇后。带着一身的血渍，忍着伤口的剧痛，她不顾一切一路狂奔回到家中。啊！三口黑漆漆的棺材寒森森摆在院子当中，柳氏与昭甫夫人悬梁的白绫被风吹得从厅堂门里飞卷出来，正面壁上悬挂着已拼贴好的颜勤礼舌书条幅：“治学勿仕。”

颜真定悲愤难抑，正欲一把将颈上缠伤的白布扯下，蓦地背后闪出元孙和

口气，光宗耀祖！”

颜真定厉声问：“我们颜家已经家破人亡了一次，你们难道还嫌不够，还要再经历一次吗？”

元孙耐心解释着：“姐姐，听集贤殿大学士贺知章先生说，新皇也曾受过武皇的无情放逐，对她那套酷烈残忍、清除异己的暴政深恶痛绝。皇上饱受其苦，还能再重蹈覆辙吗？”

颜真定不容置疑：“你们太年轻，没在朝中做过官，哪里见过官场的险恶？谁知道劫难什么时候从天而降，又会轮到何人头上？”

惟贞悲哀了：“照姐姐这么讲，我们这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我们颜家延续百年的荣耀和美名从此真的就在世上销声匿迹了？”

颜真定眼里已经含泪，说了一句“谁让你们生在颜家……”她转身欲离开。元孙和惟贞扑上去抱住颜真定：“不！”

惟贞激动得不能自己：“姐姐，我们颜家怎么了？我们颜家世代为官刚正不阿，光明磊落，是我们后代子孙的骄傲和荣耀！世道不容我们，我们偏要与世抗争！”

元孙悲切道：“是啊，姐姐，如果我们颜家一蹶不振，朝野内外谁还敢仗义执言，世上还有什么公理道义可言？”

惟贞继续说：“姐姐，爷爷和爹爹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有国才有家，要以德报怨。眼下朝廷赦免了我们颜家的株连之罪，我们何必还要作茧自缚，白白荒废大好时光呢？”

颜真定再一次怒了：“住口！爷爷留下的遗言是什么？”

惟贞胆怯了：“治学勿仕。”

颜真定眼睛暴红：“这是爷爷为官一辈子留下的最后警句，是颜家五条人命换来的！当年姐姐若不是为了保住你们，为了给颜家留下根苗，绝不会违心地为那个自私残暴的武皇效力的！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姐姐怎么去见九泉之下的爷爷、奶奶和爹娘？断了这个念想吧！回去好好过日子，将来生儿育女，让我们颜家香火不断，就是对得起祖宗了！”

颜真定挥泪夺门而去，观堂的香案前留下元孙与惟贞呆呆地垂下头……

黄昏时分颜真定才回到观里，她心绪不宁地盘坐蒲团之上默默敲击着木鱼。此时一个男子低沉而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真定女史，久违了！”

木鱼声戛然而止，颜真定转身看清来人，大为惊讶：“啊，是贺大人！您怎么……”

贺知章施礼后颇为内疚地道：“季真得知真定女史已经出家入了道观，本不想打扰，但有几句话始终闷在心中，折磨得季真不吐不快。”

颜真定猜测出贺知章的来意，但她还是礼貌地答道：“贺大人于我们颜家有救命之恩，真定没齿不忘。有什么话大人请讲，真定洗耳恭听。”

贺知章表情崇敬起来：“先祖颜勤礼老令公是季真最崇敬的师长，季真曾亲耳聆听他老人家多次教诲。记得第一次他老人家是这样说：人活一世要志向高远，抱负宏大。否则虚度年华，荒废青春，到了白首，会抱憾终生！老令公这几句话奠定了我贺知章的此生理想，从而走上了茫茫仕途之路。二十余年，季真虽也饱尝为官的苦涩之痛，然我从后悔当初的选择，毕竟我求索一生，没有虚度！当然颜家曾因直言国是遭到灭顶之灾，比我贺知章痛之更痛，但朝堂之上颜家忠良刚正的巍巍身影从此消失，这不仅是天道乾坤的莫大悲哀，也是国家社稷和百姓苍生的深深不幸啊！”

颜真定的脸上显出无比惊愕，贺知章却已激动得泪如雨下，他掩面而泣，难以继言……

几天后的长安城南凤栖塬上，荒草包围的颜家祖坟前竖起颜勤礼等五块新碑，碑前摆放着酒壶和野花。身披道袍的颜真定率弟弟元孙及惟贞跪地叩头后站起。颜真定极不情愿地开口道：“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到了心猿意马的年龄。姐姐只怕看得住眼前，看不住身后。我们颜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看在贺知章大人是颜家的恩人分上，姐姐只准你们这一次！”

元孙与惟贞惊喜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颜真定严厉地提高声调：“但是，你们听着，我可有言在先：你们必须好自为之，绝不准再给颜家带来凶言噩讯！你们能答应我吗？”

元孙与惟贞胆怯地：“……能。”

颜真定听出兄弟俩的回答有点发软，盯住他们的眼睛逼问道：“真的能吗？不能保证的话，不管是贺大人还是天王老子当说客，我颜真定绝不买任何人的面子！”

元孙与惟贞急忙坚决地回答：“能！我们保证！”

颜真定无言地仰望一下茫茫天穹，垂下头蹒跚离去……

颜家兄弟果然不出贺知章所料，是年科考双双高中。揭榜之日，因公干要到东都洛阳去一段时日的贺知章，在锣鼓喧天、唢呐高扬的朱雀大街截住了正要赴曲江御宴的新科士子队列中的元孙和惟贞。看着身着白衫、胸佩红绸的颜家兄弟俩，满面春色的贺知章高兴极了，他送给两兄弟各自一支崭新的毛笔作为贺礼，并告知：自己已经向吏部举荐了他们，待去过曲江御宴、雁塔题铭后，他们就等着参加吏部铨选，如果荣耀授官就要准备走马上任去了。

月余过后的一个明朗的早晨，紫霞观也射进了一缕朝晖。香案前的颜真

定低垂双目迎接身着官服的两个弟弟——元孙与惟贞的到来。两个兄弟跪在颜真定面前，神情不敢透露出一丝喜色。

元孙声音很低地开口了：“姐姐，我和惟贞都被铨选授官了。惟贞为太子文学，我出任长安尉。”

二人悄悄偷窥一下姐姐，见颜真定表情丝毫未动，依然故我。

元孙鼓起勇气问道：“姐姐看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吗？”

颜真定依然无动于衷，气氛静得怕人。元孙示意惟贞，二人无奈落寞起身欲离开。

身后的颜真定突然猛喝道：“回来！”

元孙与惟贞吓了一跳，赶忙站住。

颜真定脸上很难看：“以后不准你们再穿着官服来我这里！”

元孙与惟贞垂下头，仿佛做错了事：“是，姐姐，我们记住了。”

见两个弟弟被吓住，颜真定的语气硬中带软了：“惟贞，你最小。姐姐……姐姐不能在身边照顾你，你要多听哥哥的话。元孙，你是兄长，要处处照顾弟弟，遇事要比弟弟多深思熟虑一些。我把惟贞交给你管，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姐姐！”

元孙抬起头望着姐姐鬓角已悄然长出的些许白发：“姐姐放心，惟贞最小，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两大喜事。颜元孙与颜惟贞两兄弟的这两大喜事也是相伴相随而来的。哥哥元孙娶了贤惠勤快的小康之女秦氏，弟弟惟贞则娶了颇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殷氏。

这一天，年轻秀美的妻子殷氏闲来无事，在书案上展开一帧白纸扇，执笔在上面写下娟秀的蝇头小楷：“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妻书。”刚刚下朝的惟贞兴奋地推门而入，摘下官帽，一下子将殷氏抱入帟帐……

殷氏诧异又羞涩地偎在丈夫怀里问道：“你今日怎么这么高兴？”

惟贞抑制不住喜悦道：“你不是常嘱咐我别让姐姐担心，躲开朝中党争吗？我告诉你，我真躲开了！”

殷氏一怔：“到哪儿去？”

惟贞不无得意道：“薛王看中我的才学，选我到他的府上做幕僚。太子本来不放，可念及薛王曾经有恩于他，只好同意了。”

殷氏惊喜道：“那太好了！只是……只是薛王府离长安百里有余，你去那里离宫中远了，可离家也远了。”

惟贞一愣：“怎么，你不愿意？那就……”

殷氏故意道：“不！我愿意。只是有个人不愿意。”

惟贞有点不解：“谁？我哥哥？”

殷氏莞尔一笑：“哥哥对你那么爱护，哪会不同意？”

惟贞猜道：“那……是姐姐？也不会。姐姐知道的话，心就更会放进肚子里去了。到底是谁？快告诉我？”

殷氏幸福地靠在丈夫身上：“你的孩子。”

惟贞恍然惊喜：“什么，你有了身孕？太好了！我颜惟贞要有儿子了！哎，我的儿子叫什么好呢？”

殷氏嗔怪道：“看你急的？是儿是女还不知道呢！”

惟贞高兴地冲出床帏，跑到书房里，在书案前的麻纸上写下了工工整整的三个大字楷书：“颜真卿。”又转身搂住凑过来的妻子，“记住：生男生女都叫这个。”

殷氏念道：“颜——真——卿”。她一愣，“怎么，你难道也想让咱们的儿女长大做官？”

惟贞充满崇敬地道：“说对了！你没见过我的爷爷秘书监颜勤礼，他是个真正的公卿大夫！当年他老人家被羽林军绑走的那天晚上，真像伯夷叔齐在世、管仲鲍叔重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老人家！我只怕自己学不了爷爷，但愿二十年之后，我的儿子能像他的曾祖，做个真正的公卿大夫！到那时哪怕我颜惟贞已经在九泉之下了，我也高兴、欣慰！”

到薛王府赴任的当日，本来说好送弟弟的元孙迟好久才来。神色紧张的他给惟贞弟带来一个不妙的消息：

“韦皇后依仗皇上在底下大量私卖官爵度牒，惹得好多大臣一肚子不满。”

惟贞气愤地问：“莫非韦皇后要重蹈武皇后的覆辙？”

元孙示意他小声点：“季真先生还没从洛阳回来，也不知事情会怎样发展。你到薛王府远离是非之地也好，要不我们兄弟两个都在宫中，姐姐若是知道这些内情，一定会为我们担心的。”

惟贞自信地：“我这里不会有什么事，哥哥却要格外当心。”

元孙眉梢透出一丝忧虑：“放心吧，大不了回家种地。薛王是个明主，你在他身边，要好好辅佐他。哥哥本想送你一程，可是身不由己，我还得赶快回宫里。你放心去，弟妹那里有你嫂子照应。”

惟贞催促道：“哥哥快回去吧，我会记住哥哥的话！”

元孙抓住弟弟的手：“好兄弟，你年轻，只身在外，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惟贞突然担心道：“哥哥独自在宫中做事，处境比我险恶，望哥哥加倍谨慎，千万别陷入无谓的党争！”

元孙竭力安慰他：“别为哥哥担心，好生去吧！”

轿舆上路，兄弟二人充满担忧地久久凝望着对方，然后依依不舍地分别而去……

果然，就在惟贞赴任薛王府几个月后，大明宫内生变了！

颜真定的目光四下寻找着惟贞弟弟却未见，不由有点急起来：“他在哪儿？快告诉我。”

元孙难言，吞吞吐吐道：“姐……我……”

颜真定此时才发觉出元孙弟神态的可疑，一把推开元孙，猛地拉开床帏——床上躺着一动不动的惟贞弟弟！她骇然震惊至极：“这是怎么回事？惟贞他……”

元孙扑通一声猛地跪地哭道：“姐姐，你杀了我吧！”

颜真定靠近床前颤抖地抚摩惟贞弟弟的脸庞，不相信地：“他死了……他真的死了！”突然她闪出身上佩带的凤纹宝剑，猛地拔出利刃对准元孙颈前喉结处：“你……你还我的惟贞弟弟！”

雪亮的利刃发出颤抖的寒光。

元孙怔怔地道：“姐姐，我只有用一死赎我的罪过。”突然他双手抓住利刃向自己颈上划去，鲜血顺手掌簌簌流下……

杲卿吓得大哭扑向爹爹：“爹！……”

颜真定猛地一脚踹开元孙，宝剑带血落地。元孙倒在了儿子杲卿的怀里，杲卿抱住爹爹哭声凄厉。

脸色苍白的颜真定眼前一阵晕眩……

临时布置妥的灵堂里，条案上摆放着颜家列祖列宗牌位，正中停放一口黑森森的棺材，发黄的祖训条幅展开铺在棺材上，颜勤礼舌书的“治学勿仕”四个大字显得格外刺眼醒目。殷氏哀伤跪地伏在棺材一侧抽泣，肩膀颤抖着。元孙夫人带着杲卿搀扶着殷氏，陪着这个未亡人流泪不止。颜真定站在棺材另一侧，手握腰间的凤纹宝剑，神情木然而凄冷。

元孙跪地声泪俱下讲述着惟贞的死因：“惟贞到薛王府任上不久，韦皇后倚仗新皇宠爱，重蹈武皇的覆辙，在朝中飞扬跋扈，利用私卖官爵度牒，疯狂地为自己大肆攫取财物。朝中大臣愤懑日盛，百里之外的薛王得知此情也实在看不下去，便让惟贞写下一纸谏奏呈送新皇手上。没想到被韦皇后看到，当日就把惟贞逮捕入狱……”

颜真定插言怒问：“惟贞为什么不找薛王，不是薛王让他写的吗？”

元孙头垂得更低了：“惟贞托人给我捎信，我赶忙去找薛王。谁知薛王恐遭罢黜暗地已经背弃了惟贞，竟说是惟贞假托他名要废除韦皇后……”

颜真定震怒：“什么？！”

元孙泣道：“惟贞听到后当场就气淤胸口，昏死过去，再没有醒来……”

众人哭声大作。